

解密国家宝藏背后特工的生死较量

ANZHAN ZHAOCHENG

暗战赵城

在沦陷了的赵城，
土匪和国民党联手，内奸又和日本人勾结，

围绕着金藏，

八路军、国民党、日本人，还有土匪、寺庙和尚、客栈老板，以及民间义士“燕飞侠”，
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抢宝、护宝、运宝行动……

衣向东 著

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获得者衣向东最新力作！

千年古县究竟暗藏什么宝藏引得多方觊觎？
看似平静的水栖云客栈竟卧虎藏龙，暗流涌动！
看各路英雄好汉上演民末谍战悬疑大戏！



深夜，一个蒙面的神秘人潜入赵城县，隐匿在水栖云客栈。他究竟意欲何为？广胜寺一年一度的庙会即将到来，水栖云客栈迎来了各方的住客，赵城县也越发热闹起来。殊不知，来者各有目的，一场关于国家珍宝的殊死较量即将来临……妖娆妩媚的客栈老板娘水栖云，神出鬼没的李氏兄妹，专横跋扈的日伪头子刘贵，文质彬彬的日本学者上原康夫，知书达理的周老板……看似平静的客栈内卧虎藏龙，暗流涌动。陌生来者是敌是友？扑朔迷离。一支潜伏在赵城县的游击队为保护《赵城金藏》悄然展开了行动。国民党军统特工、土匪、共产党地下情报员、日本侵略者，四方势力围绕《赵城金藏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抢宝、护宝、运宝行动……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衣向东 著

暗战赵城

ANZHAN ZHAOCHENG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暗战赵城 / 衣向东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1. 8
ISBN 978-7-219-07367-4

I. ①暗… II. ①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03038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梁风华
责任编辑 梁风华
责任校对 周娜娜 周月华
美术设计 王 霞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1
字 数 25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8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367-4/I·1374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水栖云客栈掩隐在一片夜色当中，两层的木房像一个熟睡的婴儿，门前挂着的两只灯笼，随风轻晃。酒旗在空中猎猎迎风，呼啦作响。廊檐在墨黑色天空的衬托下，像一只踏瓦凌空的燕子，做起飞状。客栈前那条悠长的巷子，没有一丝人影儿，青石板被昏黄的月光照亮，湿淋淋地泛着冷光，偶尔有一只猫儿狗儿闪过，也是慌慌张张的。

这夜晚，深邃得让人有些不安了。

突然，一个蒙面人从屋顶跳下，落地无声，侧身疾步走过通道。刚一拐弯，迎面遇到另一个蒙面人，两人在狭长的走道打了个照面，瞬间都定住了脚步。其中一个蒙面人略一迟疑，拔腿就往相反的方向跑，到了后门，他手握围栏，正准备一跃而下，外面突然亮如白昼。

“开门开门……快点！”楼下拍门声此起彼伏，日伪保安队长刘贵带了二十多人，齐齐站在客栈大门前，瓦斯灯举得老高。

拍门声一响，惊动了周围的狗，它们开始不停地狂吠，整个黑夜的宁静突然就被撕碎了，就连一直隐藏在云中的月亮也探出了脑袋，似乎要看个究竟。

楼下喊声急促，灯光在眼前晃动，就像怪兽伸出的爪子要朝人扑过来。立在围栏前的蒙面人慌了神，复又折转回来，四处查看，

他想知道刚才碰见的黑衣人哪里去了，可哪还有踪影？客栈所有房门紧闭——刚才就像是碰见了自己的影子，他心里不由得阵阵发凉。蒙面人根本无处藏身，他心里暗叫声“不好”，碎步退回到扶梯前，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，一撑围栏，纵身而下。

楼下面，刘贵将大襟一敞，顺手提出手枪。两层楼的客栈在他刘贵眼中仿佛只是一只小黄雀，已经被踩住了翅膀，飞不走了。

刘贵在赵城地界上是什么人物？街上的野狗见了他都跑！自从干上了日伪保安队长，坏事早被他干绝了，欺行霸市、调戏妇女都少不了他。拿刘贵自己的话说——“老子就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，日本人指哪儿咱就打哪儿。”有手下说：“队长怎么能骂自己呢！”刘贵却说：“咋啦？在日本人面前我就是一条狗，但是除了日本人，老子在赵城就是一条狼。”

刘贵昂头瞥了一眼客栈，吩咐手下，“给我前后都围起来，老子不信他蛆虫变苍蝇——能飞了不成！”

有人快步跑到客栈后院，就见一人从二楼跳下来，就地一个翻滚，撒腿直奔院墙。

“别动，再动老子开枪了！”

后面是几把枪，前面横一堵墙。蒙面人定在了那里，马上将手举起来，应道：“别开枪，别开枪，各位老总，小的我可是良民呐。”

听到吵闹声，客栈内大部分人都醒了。有骂娘的，有咳嗽的，多半还是小心翼翼地推开窗户看，看到举起的枪，赶紧悄悄掩了窗户，屏气凝神。

客栈老板水栖云从房间慢步走了出来，站在二楼栏杆前朝下看，她好像刚刚睡醒，满脸的慵懒和倦色，打着哈欠问：“是谁在下面咋咋呼呼呀……哎哟，刘队长，这又是半夜来闹腾啦？”

说到半夜闹腾，刘贵就觉得有些窝囊。先前见这娘们儿风骚得

紧，算得上赵城数一数二的美人，虽然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寡妇，总得要有人心疼吧？于是刘贵有天晚上就摸了过来，将枪放在桌上，一把将水栖云按到了床上，心里暗道：真他妈是水做的啊，身子骨软和得很。可不等他有别的动作，一把枪顶在了他后脑壳上，喝道：“给我滚。”刘贵身子当时就僵硬住了，说道：“兄弟，有话好好说。”

水栖云坐了起来，拉了拉衣服，喝道：“满囤，把枪还给刘队长，谁让你进来的，滚出去！”

这个满囤，是水栖云客栈的厨子，虽是个老实人，愣头愣脑的，但啥样儿的菜都做得出来。刘贵心虽然虚，但仗着有日本人撑腰，转过身来威胁说：“你小子不想活了是吧，敢拿枪指着，你敢动我一根毫毛，老子让你全家连坐！”

满囤络腮胡子抖一下，拿左手在脸上抹，下了狠心一般瓮声瓮气地说：“连坐我不怕，我是孤儿，光棍一个，你要想欺负水老板，我跟你一命换一命！”

一股凉气从刘贵心底升起，心想：这小子不怕死，我现在是日本人的红人，丢了命不值得，等找个机会做了他。他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行，有你的，我走！”

这件事以后，刘贵还像没事人一样，白天照样来，只是晚上不敢轻易出入客栈了。而水栖云照样和人打情骂俏，似乎和谁都挺暧昧，水蛇腰不知道迷倒了多少赵城的汉子。

但今天，刘贵说话的口气很硬，他用枪将礼帽往旁边一别，朝门槛旁啐了一口，说道：“水老板，赶快开门，有一个蒙面人行动可疑，跑到你们客栈了，我得查查。”

水栖云下楼，吱呀把门打开，将脖颈后面的半截头发从旗袍里面抽了出来，一扬脖，耳垂上的翡翠耳环也跟着晃动。“客人们都在休息，你这一查，老娘的生意还做不做了？”

“这不都是因为公务嘛！”刘贵伸手去摸水栖云的下巴，水栖云一偏脸，他摸了个空。见刘贵动手动脚，满囤从门后挤了出来，瞪着眼睛，像要吃人，他腮帮子一鼓一鼓的，让刘贵看着就心虚。

有喽啰跑过来汇报：“队长，抓住了那个黑衣人，在后院。”

“赶快带过来！”刘贵将摸空的手在身上揩了揩，撸了一把涤纶袖子，莫名地来了气。

两个手下押着蒙面人过来了，往刘贵面前一推，让他跪下，指着他说：“就是他，这小子还说自己是个良民。”

刘贵将蒙面人面罩一拉，一张麻子脸出现在面前，小眼睛滴溜溜乱转，单眼皮快速眨了几下，泛出了一丝雾气，让人顿觉猥琐。刘贵上前当胸踹了他一脚，说：“你小子还敢自称是良民，叫什么名字，良民证呢？”

挨了一脚以后，蒙面人像一根弹簧从地上跳起恢复了原位，叩首道：“老总饶了我吧！我叫赵三，赵家屯子的，良民证没带身上。”

“说，替谁办事？为啥在皇军仓库边转悠？”

“冤枉啊，我啥也没干！”赵三趴在地上干号，磕头如捣蒜，小眼睛却像机关枪来回扫。

“给我绑起来，嘴硬，带回去好好审！”刘贵一挥手，将枪插回了腰身。

有人摁了赵三的肩膀，拿绳子死命勒。赵三小眼睛直瞪瞪的，挣扎着站起来说：“老总老总，我报告，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不是我，里面还有一个。”

刘贵张大嘴，一把抓起赵三胸前的大褂子，问道：“什么，还有一个？你小子不跟我说实话，老子就地毙了你！”

“我来只是想偷摸顺点东西，正准备下手，突然见另外一个蒙面人，也是刚刚进来的模样。各位老总，你们是不是抓错了？”赵

三一脸哭相，两眼露出乞求，整个身子开始往下瘫，要不是旁边有人架着，估计就快倒了。

站在一旁的水栖云围着赵三转了一圈，摆着手说道：“这位小兄弟，可不要胡编乱造！你来我店里行窃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但也不能胡乱说话，我这客栈在赵城开得堂堂正正，可容不得人栽赃！”

“爷爷，各位爷爷，我真不敢，我说的句句属实啊。”

“水美人，那就对不住啦！”刘贵一挥手，十来个人闯进了堂屋。堂屋是招待客人吃饭的地方，摆满了四方桌和长条椅，桌面都被抹得油光闪亮，木质纹路吃透了油水，发出幽幽的暗光。刘贵拖条长凳过来，右脚横搁在左腿上，左手再扯着敞口布鞋，说：“里里外外好好搜，一个老鼠洞也别放过。”

“水老板，他们……”满囤眼里露出不满，咬牙准备冲上前。

水栖云眼神不自觉地往楼上看。一只花猫被吓得突然从门里窜了出来，蹲在横梁上警惕地打量周围，时不时还拖长声音叫上两声，那声音在屋顶打着旋，又凄凉又恐怖。

日伪队员将门拍得山响，从上而下，把所有的人都赶到大厅集合。不一会儿，房间都腾空了，客人都怒不敢言，站在大厅里等待问讯。

“各位，深更半夜叫你们下来，都别嫌烦，我刘贵执行的是公务！”刘贵将右脚往下一蹬，站起来，“有乱党混了进来，为了保证赵城的安全，不得不把大家叫醒。”

大厅里面近几十人都面面相觑，小声议论着：“乱党，什么乱党？”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刘贵狗汉奸一个，哪里还能谈保证赵城的安全。

“把赵三带进来，让他指认！”

赵三踮着脚尖往人群里来来回回看了半天，终于绷不住跪了下来，“老总，当时我吓坏了，我是真没看清啊！”

“废物，给我去屋里搜！”刘贵气得又坐了下来，抹了猪油的头发泛着油光，他不自觉地拿手往后捋一下。

几十个日伪队员把楼板踏得山响，在客栈里横冲直撞地搜索，开门声关门声响成一片。

“队长，搜到东西了！”随着一声喊叫，木楼梯被踩得直颤，日伪队员歪把子媚笑着跑到刘贵旁边耳语。

一把飞刀，一张字条。刘贵将字条看了，紧紧攥在手里，再把飞刀往桌面上一拍，“二楼最西边那间屋是谁住，站出来！”

人群中开始有松动，事不关己的开始往两边靠。

“是我住！”

众人纷纷朝应声的地方看去，二十多岁的一个年轻人，额头光亮，利落的短发，虽然穿着宽大的长衫，还是压不住一身的英气。他旁边还站着一位年纪相仿的姑娘，扎两个小辫，穿一件碎花洋衫，眼波流转，惊恐中透着不谙世事的单纯。

“你住？给我带走！”

“慢着！我一直在客栈里未曾离开一步，不知道犯了哪门子事，各位当差的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吧。”年轻人并不惊慌，不卑不亢地说道。

“是啊，我哥哥是好人，你们不要乱来！”姑娘在一旁帮腔，说完拉着年轻人胳膊，躲在了他身后。

“说法，这就是说法！”刘贵将字条往桌上一拍，狠狠地说道。

四周都安静了，瓦斯灯将大厅的角落照出一股魅影，狰狞毕现，一只只飞虫拼命地往灯上撞，义无反顾。水栖云扭动着水蛇腰，穿过桌椅投影，说道：“刘队长，这纸条上写的什么呀，值得你发这么大的火？”

刘贵瞄了水栖云一眼，嘬一下牙花子，“这……这就是抓他的证据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把这两个人都带走，回去一用刑，老子不怕

你们不招!”

“刘队长，你从我这里带人走总得有个理由吧，单凭一把飞刀一张纸条就抓人，这以后谁还敢住店?”水栖云挨着刘贵坐下，靠得很近，一阵幽香让刘贵的心扑腾扑腾地跳。他赶紧稳了稳神，看着水栖云的胸脯，深深吸一口气说道：“这小子是奔着广胜寺来的，广胜寺里藏着什么，我想你们都知道。”

“看你说的，我这开店做买卖的，不管别人闲事，哪里知道广胜寺有什么东西!”

“水老板真不知道?”刘贵眯着眼问。

“哎哟，刘队长你就别卖关子了，都把我这心勾到嗓子眼啦!”水栖云用拳头轻敲胸口，嗔道。

“广胜寺的《赵城金藏》啊，现在谁不知道这东西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看上了的，他要奔这去，老子能放过他?”

水栖云一惊，掩了樱桃嘴说：“《赵城金藏》?”

《赵城金藏》是一部刻于金代的佛教大藏经，之所以叫《赵城金藏》，是因为它默默无闻地在赵城县的广胜寺保存了近八百年，直到1933年才被巡游至此的范成和尚发现。《赵城金藏》总共有六千九百八十多卷，它之所以珍贵，是因为人们所熟知的唐僧取回来的《开宝大藏经》由于年代久远，早已经亡失了。而《赵城金藏》所反映的恰恰就是《开宝大藏经》的原貌，全世界只此一部，这不得不说是个重大发现，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宝藏。当然，《赵城金藏》并不仅仅是一部佛教典籍，它还包罗万象，涉及历史、文学、医药、建筑等领域，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。而且，《开宝大藏经》对中国的文化历史曾产生过深远影响，就连《永乐大典》也是受其影响，模仿之而编成。所以，《赵城金藏》一经发现，各方人员都在打它的主意，都希望能把《赵城金藏》收入囊中。

歪把子已经搜过了那年轻人的身，把手搭在了年轻人肩上，使劲推搡。年轻人眼里露出迷茫神色，说道：“刘队长，这是不是一场误会？我是来大槐树寻亲的，哪里知道什么金藏？”

“是啊，我们也不是出家人，要那些个东西做什么。”妹妹从哥哥身后站了出来，满脸无辜，拿眼睛扫了一眼刘贵，又马上避了回去，很是害怕的样子。

刘贵见妹妹长得一张瓜子脸，两眼幽深似潭，忍不住上下打量，“嘿嘿”一声笑了。他走到两人跟前，俯视着问道：“你们两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李方正！”

“李洁茹！”

“好！”刘贵想迎住李洁茹的目光，哪知李洁茹的目光垂了地。他拿手在油脑袋上抹了一把，说道：“水老板，这两人来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也就三五天，嗨，这不广胜寺快办庙会了嘛，来的人可真不少，我这店啊眼看就要住满了。”

“行，各位休息吧，这两人给我带走！”刘贵简单抱了一下拳，甩手往门外走去。

李方正扯着脖子，高声疾呼，“你们冤枉好人，你们应该调查清楚，这是有人在陷害我，你们中计了！”

歪把子用枪柄使劲往他腰眼上捅了两下，迈着八字步说：“少给我耍滑头，快走！”

“等等！”刘贵将迈出门外的腿收了回来，两臂抱于胸前问道，“你说说看，是谁在陷害你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我干的，干这事的人应该就在他们中间。”李方正眼里突然有了悲愤之色，抬手指向挤在大厅的人群。人群里骚动一下，大家都低头缩脖。

刘贵狠狠扫了剩下的人一眼，警告道：“各位听好了，不久就是广胜寺庙会，要是有人再敢惹出乱子来，老子不管你是谁，统统抓回去。在赵城县的地盘上，都给我收敛点。走！”

“哥——哥——你们放了我哥！”李洁茹追到门口，伤心欲绝地喊。

“大家都早些休息吧，吵着各位了，明天我给大家送新炸的‘妈拖儿’（赵城小吃，玉米糖浆混合面粉炸制的食品）尝尝。”水栖云瞟了一眼李洁茹，冷冰冰的并未理会，而是朝其他人招呼。这事发生在她店里，从她的脸上看不出有什么惊慌，也不知道她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不快。少了轻浮散漫的水栖云，反而叫人看不懂了。

众人开始散去，七嘴八舌地往各自房间走，啧啧声不停，有好多人都把同情的目光投向李洁茹，摇着头回了房间。

“放开我的手！”日伪保安队一走，水栖云的贴身丫头蓉蓉甩开顺子的手，赶紧上前把门关了。原来刚才店里的伙计顺子一直拽着她，她几次想上前，都被顺子给拉住了。

“刘贵就是小日本养的一条狗，总有一天，我要把他的尾巴给剁了！”说这话时，顺子还一个劲地摸着胸口。他天生胆子小，在店里跑堂，却练就了油嘴滑舌。平时没事的时候，和客人逗个嘴解个闷子的都不在话下。但真要遇着事了，他却往往躲在了一角，并不敢出头。

“你？”蓉蓉撇了一下嘴。

“咋了？他要是敢动你一下，我就剁他的尾巴。为了你，我啥事都敢做。”顺子脖子一梗，将手揣在了袖筒里。

“谁信，满嘴跑火车！”蓉蓉虽然心里很高兴，但嘴上却故意说道。

“行了，你这个丫头，恐怕姑姑就是死了，你都不会站出来！”水栖云狠狠瞪了蓉蓉一眼，斥道。

“我早就想出去了，顺子一直拉着我，我才不像他那么胆小哩！”

“蓉蓉，你这心眼儿咋不透亮，我这是保护你担心你呢。再说了，水老板有满圈照顾，妥妥帖帖的，是吧，水老板？”顺子耸一下鼻子，两眼猛一眨，做了个鬼脸。

“闭嘴，小心把你嘴给撕了！”水栖云开始往楼上走，居高临下地看了一眼瘫坐在四方桌边的李洁茹，欲言又止。

还是蓉蓉瞧明白了她的心思，回屋将门关了说：“姑姑，看那兄妹俩挺可怜的，刚来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就惹上了一身事！”

水栖云房里佛香缭绕，正北边用垂帘隔开，供了一座观世音菩萨，左右两边还有一副偈语：观从心底发，音自静中生。佛鼎里香灰落了厚厚一层，发出淡淡的清香，看得出来，是日积月累留下来的。房里正中间摆一张八仙桌，四张凳子，凳子上刻着镂空的腾龙戏凤，整个房间显得干净素雅。赵城人都说这个水栖云水性杨花，但要进过她房间的人肯定就不这么认为。水栖云的房间，半扇屏风，一帘垂珠，平实朴素，一点儿也不见花里胡哨。但是，赵城人说水栖云水性杨花也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她的母亲去世得早，父亲是县里有名的乡绅，一直没有续弦，把水栖云嫁出去后，也算了却一桩心事，前几年也去世了。但哪承想，水栖云刚嫁过去没几年，她那丈夫无缘无故地得了一场重病，也一命呜呼。丈夫的守灵期还没满，就见着水栖云开始不安分地和人打情骂俏了。按理说，一个单身的寡妇，多少还是挺不容易，值得让人同情的，但谁能容忍一个浪荡的妇人？和水栖云打交道的人，都是图一乐和和玩笑。她也容易接近，渐渐地，大家都觉得这个水栖云就是那么一个风流女人。但在外面让人生出不少非分之想的水栖云，回屋之后，很多时间却是在佛堂前度过，上香、祷告，从不耽误。

水栖云上了一炷香，坐在桌前，说道：“蓉蓉，你觉得李方正

会是那个蒙面人吗？”

“不太像。那又会是谁呢？”

“那就知道了，店里人多手杂，说不定是什么人干的。”虽然这么说，但在水栖云看来，那个李方正兄妹根本不像普通的老百姓，出现在赵城，也着实令人生疑。

“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干？”

“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《赵城金藏》。”水栖云若有所思，抬眼望向黑洞洞的窗外。窗外弥漫着一片雾，仿佛在天和地之间织了一道道轻纱，那些轻纱飘来荡去的，一会儿像波涛起伏，一会儿又像蒸气飘逸，没完没了，非得要等太阳出来，它才会彻底消失……

日军驻赵城指挥部，墙上挂着大幅地图，电报声响个不停。指挥官横山一郎少佐接到了一份密电，说是有日本东方文化考察团，特奉天皇旨意，到山西赵城来探寻一件绝世瑰宝，命令指挥部与其密切配合，争取尽快将宝物运抵东京，敬献天皇。落款是1942年3月14日。

自从赵城沦陷以后，日军就将整个县城控制了，烧杀抢掠无所不为，时不时还下乡扫荡。1933年，《赵城金藏》（简称金藏）被发现后，就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反响。后来，北平图书馆还将一系列金藏展出，金藏更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，被称为稀世珍宝。战火烧到赵城以后，日本人终于有机会把目光瞄向了金藏，准备进行赤裸裸的文化掠夺。

日军指挥部是几排平房围成的一个大院子，大门口有日军站岗，还用铁丝搭成了路障，坐落在赵城的东南角。副官边渡浩野看了密电，有些不明白，说：“横山少佐，赵城县的绝世珍宝已被我们抢掠一空，早已存放在仓库，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运到太原，哪还有什么绝世瑰宝？”

横山一郎脚蹬长筒马靴，戴着白手套，手握腰刀，颈后的肥肉叠了几层就像抬头纹。“愚蠢，考察团要探访的绝世瑰宝是《赵城金藏》！”自从占领赵城以后，他压根瞧不起中国人，在打击八路军

和游击队这件事上，他是下了大工夫的，只是收效甚微。现在听说日本东方文化考察团要过来，他马上就想到了安全问题。

“皇军的职责是攻略城池，赵城已经被我们攻陷，《赵城金藏》能有多大价值，值得如此大动干戈？”

“混账！考察团自有用意，执行命令！”

“是！”边渡浩野站得笔直。

站在一旁的翻译袁文耀是中国人，他穿一身中山装，戴着圆框眼镜，胸前别一支钢笔。袁文耀谦卑地走上前，“少佐，要不要尽快安排下去，做好接站事宜？”

“是的，文化考察团带队的是上原康夫先生，此人很有头脑，但也很自负，不好接近，必须要确保他们的安全。”

说起来，上原康夫还是横山一郎的老师。起初上原康夫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在中国待了近二十年，上海租界、东北、北平都曾留下他的足迹。他曾经自负地说过，对于中国，他比中国人都了解。上原康夫六年前才回到日本，担任军校的教授，横山一郎就是他众多学生中的一员。

“是，我马上布置，确保万无一失！”袁文耀低头应道。在日本人面前，他总是一副谦卑的样子，但他的眼里有一种读书人的忧郁。

“先等等，让刘贵进来！”横山一郎抬起一双鹰眼，下了命令。

刘贵在指挥部院子里等待召见，他本来无所事事地抬头看院子里的鸟叫，听见袁文耀喊他，腰一下就绷直了。他小跑进屋，谄媚笑着说：“太君，您叫我。”

“我问你，昨晚来偷窥我皇军仓库的是什么人？”横山一郎脸上面无表情。

袁文耀翻译了一遍，刘贵马上说：“报告太君，人都被我抓住了，审了一夜。其中一个叫李方正的有很大嫌疑，只是到目前为止

还没招。不过太君放心，我有办法让他开口。”在用刑逼供这方面，刘贵还是有十足把握的，要不然他也当不上日伪保安队长。有一次抓住了一个疑似共产党员的人，刘贵硬是将人屈打成招，到皇军那里领了赏钱。将那屈打成招之人枪毙以后，刘贵的名声便愈发大了起来。

边渡浩野喜欢战争和暴力，凶残成性，在他看来，没有武力征服不了的事情。他一巴掌拍在桌上，“好大的胆子，再不招，就将他拉到城门口枪毙示众，以显我帝国雄威。”

“袁先生的意思呢？”横山一郎冷冷问道。

袁文耀沉吟了一下，建议道：“万万不可要其性命，如果真是此人，反要留他活口，放长线钓大鱼，从他嘴里想必可以得到我们想知道的东西。”

横山一郎阴险地笑了，咬牙道：“放长线钓大鱼，好好审！目前八路和游击队还很猖獗，不能放走一个漏网之鱼。”

“是，太君您放心，有我在，一个八路都别想从我眼皮下溜走。”

袁文耀扶一下眼镜，说道：“好像不对啊刘队长，昨晚来窥探仓库的只有一人，你抓来了两人，这会不会有什么纰漏？”

刘贵打了个磕巴，说道：“不……不会，这小子住在水栖云客栈，我们一路追过去，将客栈都包围了，他飞都飞不走。另外一个赵三，是小偷小摸，我也给他一块儿弄回来了。”

袁文耀说：“这样，一会儿我看看去。”

刘贵有些不情愿，又不敢得罪袁文耀，撇嘴说：“袁先生可真是事必躬亲。”

“大家都是为皇军效力，又何必客气。”

袁文耀随刘贵去了牢房，只见李方正被绑在一根木杆上，已经被打得体无完肤。他垂着脑袋，看都不看来人。